

響回的們我於屬

永遠都會記著那一刻的感覺。那年，我們竟日惦記著「宣判」時刻的到來，看遍報紙第一版的每個角落，諦聽聲聲扣人心絃與企盼著的廣播，那等待的一刻有著窒息的焦躁，也有著太多太多的激忿。回想我國的近代史，我們的心又密緻地接連著上一代的心，承擔著外來對我們的打擊。而那一刻，我們又回復了多災多難的曩昔，無告地守候著他們的音訊，為什麼我們的命運註定要由他們來擺弄？歷史的烙印每一被書本撩起，便引動一次難以痊癒的痛楚，而那一刻的期待原是希冀著他人的瞭解與支持，可是，我們等到的是什麼？

一串串、一鞭鞭的痛擊終於在那一刻到來，我們又在國際的舞台上遭受另一次的放逐，這是怎樣的一種感受？他們又再度地在我們需要助援的時候棄手而去選擇我們的敵人。聽著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周書楷向大會宣佈退出聯合國時，我們楞住了，是的，這在我們心中一直認為不可能的逆變終於發生了，我們在欺詐與虛偽之下又扮演著被出

賣的角色，一個悲哀的角色。

讓我們再看看更遠處：自從共匪採用與以前迥然不同的笑臉外交攻勢後，一些對共匪心存貿易幻想的國家便急於與之接觸，所謂國際道義已為「經濟利益」所矇蔽。再加以美國總統尼克森親赴匪區訪問，使得那些國家不甘落後。日本便是急於搶先的國家，忘懷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對他的寬恕，也許他真是個患者。Annesia的國家，先是田中首相的應匪偽外長之「邀」親赴匪區，顯現了十足卑屈且落人笑柄的異常訪問，也充滿著其「飢不擇食」的意味。美國和共匪互設辦事處，日本却棋高一著地與共匪建交；然後是其他的一些國家一一「效法」，紛紛地離棄我們。而在今天，諸多的事實驗證了他們錯誤的抉擇：中共仍是一個內部紛歧動亂的政權，不得不以高壓的極權手段來鉗制苦難的人民。其所謂「新文化」，更是摧毀歷史，不斷倒非為是；繼文化大革命之後而來的批孔揚秦，在在都更令人感到中共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而與中共貿易主

論社

社本

來的幻想亦因大陸匪區的落後，私有財產之凍結於共產極權，以及其窮兵黷武地只顧赤化世界的準備，明顯地呈現了幻滅的徵兆。此外，中共駐外人員冷漠和刻板的生活方式，更是生活於自由世界的人所難以忍受的，且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環視周遭，這仍是一個動盪的世界，一個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來得洶湧的時刻。自由與共產集團的對立，種族的仇恨不斷延續，人口膨脹的壓力與糧食問題，科學文明帶來的污染問題，目前皆懸而未解。在兩大集團對抗方面，自由國家已有部份因不耐於長久的對抗僵持氣氛而漸失其反共立場，他們希冀的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一種埋首於沙中的駝鳥式的和平，情勢可危。在種族方面，以色列這個「流浪」於歷史的民族所建立的國家，不容於其阿拉伯鄰居，這種衝突導至數度的戰爭，此外亦產生了畸型的暴力事件，又造成了另一批流浪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的憤怒波及世界大部份的地區；而另一個掀起世界上物價的波動的「能源危機」，又是種族仇恨下所萌發的芽。這是屬於中東的故事。

而遠東呢？美國在越南戰場的急急撤手，越南的和平在有名無實的情況下等待著另一次的屠殺，戰爭仍在暗中滋長，當共匪改變以往的外交姿態，而以笑臉在各地招搖之後，亞洲的情勢令人疑惑，變得十分曖昧起來。共匪一連串地邀請外人進入匪區訪問其建設成果，在表面上確然令一些渴欲一睹匪區面目者受寵若驚，但在紅衛兵鬧劇下幕之後的匪區又開始一齣大戲，受邀赴匪區為共匪拍紀錄片的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也遭受池魚之殃，而一些早已作古的音樂家，即令他們不是中國人，也成了共匪批鬥的對象。這一些舉措，令人深深的覺得共匪是佔據中國大陸，橫行世界的「地痞」，也是對其暴行的自我招認。

近年來，儘管共匪的內部不斷更選失序，其統戰的方尚仍是直指而來，不擇手段地意欲孤立我們，再加上世界性的物價上漲與能源之缺乏，我們外在的危機更形嚴重，我們需要的團結較之以往任一時刻更形重要。而我們目前的處境非僅外來的危機而已，外來的危機並不能界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最大的敵人，也是內在的危機，是來自每人心中的鬆懈及苟安。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撤退至台灣以來，大陸失陷底痛定思痛激發起反共基地的各項建設；二十餘年來的努力使得中華民族的命脈得以再次延伸，且屹立於國際局勢的變幻中未曾動搖。隨著各項建設的進展，繁榮根植於各個角落，但是隱藏於繁榮之後的是太平日久的鬆懈，苟安的心理相對地滋長於部份人們的心裡，這種自設的處境是我們亟須扭轉的。

當然，我們無意於幼稚地主張以往那種刻苦的生活，以為要心理武裝必先回復抗戰時期的生活；時代的變遷有其特異的生活方式，唯有在該生活方式中才能覓出適應自身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而不在于形體；我們應該著重的是心理上的校正與體認，藉此方能突破充滿危機的內在處境，終而掌握住我們的未來。

走入我們的社會

一個等待著前人為我們青年鋪好坦途的時代，已不適合再現於今日了。

我們生長於日趨繁榮的環境裏，未曾領受過戰火的蹂躪與不斷地流亡，未曾有過斷炊之虞與國仇家恨的感受，有的許是升學考試的枷鎖，然而我們却是在家的溫馨中成長的青年，一如成長於溫室的樹苗，不知室外的寒風冽雪。因而，我們幾與社會脫節，置身於自築的象牙塔內，無

視於社會之存在，猶之我們呼吸空氣而不會時時怙及空氣之存在一般；我們關注的只是讀書，或者沉迷於個人的喜愛，這些傾向並非有錯，保持求學時代一片純潔的心靈，避免受社會某些部份的「污染」亦無可厚非。但是，社會的整建也是我們的責任之一，社會的參與可以激發我們對社會的瞭解以及關注的情懷。

較之上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沒有顛沛流離的生活，無須由淪陷區域越山涉水地奔向後方求學，無須於在戰火中投筆從戎，遠赴滇緬的叢林飽嚼螞蟻、毒蛇與日軍的槍彈。我們有的是週末與假期，課餘之暇是我們所能豁出的時間，同時，我們也不相信當我們投注於社會的參與會比上一代知識分子的貢獻鮮有價值。

大學生與國家社會的脫節已成為近年來報章雜誌談論的主題之一，社會對大學生的評估亦不似以往之嘉許。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可歸之如下：一、教育制度的「行政重於教育」、「防範重於疏導」、「理論重於實際」、「形式重於內任」等造成學校與學生之疏遠，也造成了學生之不務實際。二、社會對大學生所求者在於其一紙文憑，未期待於大學生的助力。三、大學生本身因受升學的壓迫，視大學如解禁的樂園，而填鴨式的教育又導致大學生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使得大學生的心靈囿於封閉的現象。此外，對於政治的參與，大學生所表現的是普遍的冷漠，相關地也就忽視了社會參與的意義。

但是，封閉的心靈終究是要開放的，當外來的橫逆加諸而來時，身為大學生的我們被突然的一棒喝醒，我們魚貫地走出象牙之塔。在「釣魚台問題」、「尼克森訪問匪區以及日本的娼匪之後，我們不再緘默了，開始邁進社會，主動地與社會接觸，肩負起我們應有的責任。

展開的運動在許多大專院校的響應下逐漸擴大，大學生對於社會的參與有了極大的改觀，興趣盎然地投身於社

會，盡其心力。台大人的以肩負國家前途之十字架的自許，雖令人有著「霸道」的感覺，但是這種豪氣却令人讚許，而台大人所展現的各種運動顯示出參與社會的積極，姑不論其成效如何，對於社會參與的風氣却有不少的影響。此外，由不同院校同學所組成的團體，諸如：道德重整會、微笑運動、山地服務團、偏遠地區醫療服務隊等，都是以大學生為骨幹的社會服務團體。而其他利用學校的社團對外舉辦的活動亦時有所聞，大學生之社會參與至此已匯成一大潮流，其所廣伸的觸角不僅在於都市裏貧陋的角落，也伸延至偏遠的海邊與山區。

而我們北醫人呢？徜徉於拇山下的北醫人或許仍偏愛著自得的大學生活，對於社會的參與顯得興味乏然。大一、大二的輕鬆與大三、大四時的忙碌，產生了大一、大二儘量玩樂，大三、大四絕所有玩樂的現象；而年級更高時又少有利用課餘時間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的興緻，此時的目標大都在於未來的前途，眼光放在將來從事醫療工作時的真正學以致用的貢獻於社會。這也是醫學院較之其他學院更為獨特的地方。

醫學生的回響

誠然，醫學生與其他學院的學生更有其獨特之處，仍然能夠利用在學期間參與服務社會的活動，且其參與的範圍又遠比其他科系的大學生來得廣泛，也更切合社會上的實際需要。以醫療服務方面而言非醫學生莫屬，而此種醫療服務對醫學生而言，不僅獲得經驗，尚且能使醫學生瞭解到身為未來醫療人員的社會責任，更藉以培養醫德而成其健全的人格。

在社會的醫療服務方面，除了少數幾位北醫人參與校外團體所組成的醫療服務隊外，樂幼社、綠杏社和針灸社

都會舉辦過類似的活動。目的地的選擇也是擇定於偏遠與較落後的地區，並且加以調查。只是此種活動缺乏長期性的計劃，工作結束則告一段落，這是美中不足之處。事實上，經費之缺乏一直是影響這類工作不能定期舉行的最大緣故；即以綠杏社去年暑假舉辦之醫療服務隊而言，在刊物經費日益拮据之際撥出部分經費來，使得這項活動得以展開。我們認為在這一方面的社會服務工作，當學生有意願參加時，不論在經費或其他方面，校方應積極地給予協助，而社會方面如衛生署、省（市）衛生局以及各該地方衛生所亦應有所聯繫。

台灣地區的衛生醫療工作，愈落後、偏遠的地區愈難以展開，造成衛生醫療工作處於「無根」的狀態；相反地，愈繁榮的城市則「名醫」群集，車水馬龍。主要的原因甚多，鄉下地區衛生所的醫師待遇甚低是一大因素，此外年青醫師的外流與希冀於較具水準的醫院服務，造成地方衛生所醫師的懸空；而限於編制的關係，以地方衛生所的有限人力要來擔當繁重的醫療工作亦屬不易，但是一般群眾有病，不外求之密醫或者找私人開業醫師治病，鮮有赴衛生所診病者，形成了門可羅雀的景況。基於此故，衛生醫療工作未能深入於每個角落，尤以鄉村地區與山地村落更形嚴重。社區衛生的宣傳以及寄生蟲等的調查工作，若能有計劃地以醫學生為主，利用其假期，分成若干小隊深入各地區去工作，則以往屬於「點」的醫療服務工作就能突破而成「面」的成效。我們深信，如果醫療服務工作能系統化和組織化，北醫人將會群起而響應。

在今日，外國的多數醫學院，養成一個醫生的訓練重點已轉向於對一般原理與教育目標的認識為主；他們開始在其學術和研究計劃中加入一項新的任務——負責其社區人民的健康需求。這顯示出今日的醫學院由於受到內在及外在力量的影響，開始認清其所擔負的職責遠比以往來得

重。同時，過去給予醫師及所有衛生工作人員以醫院為中心的醫學教育，轉變成以社會為中心的醫學教育。醫學生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更適合於他們未來工作的學習場所，優於過去醫院病房所能提供給他們的。此種轉變的優點在於逐漸啓發醫學生們有關服務社會所應有的動機與態度，並鼓勵其在改進他們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有著終身的興趣。在美國、加拿大、巴西、哥倫比亞、菲律賓、泰國和喀麥隆的醫學院中，都有適當的課程來加強對其社區的廣泛性健康服務。這也許是值得我們考慮學習的，縱然在教育方面因限於教育制度而難於更改，但在為社區提供廣泛性健康服務方面似乎仍有可為。

座落於拇山下的北醫，周圍的區域包括著吳興街、嘉興街以及信義路五段，既不是美侖美奐的高級住宅區，也不是高樓大廈櫛比林立，有的是低矮密集的房子以及狹窄的街道，環境衛生有其不如理想的一面。在我們展開社會醫療服務時，也應注意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此一地區，只要我們能普遍地先予調查，我們就能瞭解此一地區之所需。改善此一地區的環境衛生也等於改善我們所處的環境，而對此地區的居民提供健康性的醫療服務，更使我們能夠和他們融洽地相互關照，也許有朝一日能使拇山下的這一地區成為令人欣羨的「大學城」。走筆至此，深深地期待著多災多難的附設醫院能早日完成，也希望校方能主動推展此項工作。

讓我們秉著「誠樸」的校訓，真正名符其實地參與社會醫療的工作，如果說，北醫人也有十字架，那麼北醫人應該肩負的十字架即在於此。踩出我們有力的回響，無須吶喊，讓我們沉重的回響綿延地振盪下去吧！北醫人。

視於社會之存在，猶之我們呼吸空氣而不會時時怙及空氣之存在一般；我們關注的只是讀書，或者沉迷於個人的喜愛，這些傾向並非有錯，保持求學時代一片純潔的心靈，避免受社會某些部份的「污染」亦無可厚非。但是，社會的整建也是我們的責任之一，社會的參與可以激發我們對社會的瞭解以及關注的情懷。

較之上二代的知識分子，我們沒有顛沛流離的生活，無須由淪陷區域越山涉水地奔向後方求學，無須於在戰火中投筆從戎，遠赴滇緬的叢林飽嚙螞蟻、毒蛇與日軍的槍彈。我們有的是週末與假期，課餘之暇是我們所能給出的時間，同時，我們也不相信當我們投注於社會的參與會比上一代知識分子的貢獻鮮有價值。

大學生與國家社會的脫節已成爲近年來報章雜誌談論的主題之一，社會對大學生的評估亦不似以往之嘉許。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可歸之如下：一、教育制度的「行政重於教育」、「防範重於疏導」、「理論重於實際」、「形式重於內任」等造成學校與學生之疏遠，也造成了學生之不務實際。二、社會對大學生所求者在於其一紙文憑，未期待於大學生的助力。三、大學生本身因受升學的壓迫，視大學如解禁的樂園，而填鴨式的教育又導致大學生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使得大學生的心靈囿於封閉的現象。此外，對於政治的參與，大學生所表現的是普遍的冷漠，相關地也就忽視了社會參與的意義。

但是，封閉的心靈終究是要開放的，當外來的橫逆加諸而來時，身爲大學生的我們被突然的一棒喝醒，我們魚貫地走出象牙之塔。在「釣魚台問題」、尼克森訪問匪區以及日本的媚匪之後，我們不再緘默了，開始邁進社會，主動地與社會接觸，肩負起我們應有的責任。

展開的運動在許多大專院校的響應下逐漸擴大，大學

會，盡其心力。台大人的以肩負國家前途之十字架的自許，雖令人有著「霸道」的感覺，但是這種豪氣却令人讚許，而台大人所展現的各種運動顯示出參與社會的積極，姑不論其成效如何，對於社會參與的風氣却有不少的影響。此外，由不同院校同學所組成的團體，諸如：道德重整會、微笑運動、山地服務團、偏遠地區醫療服務隊等，都是以大學生爲骨幹的社會服務團體。而其他利用學校的社團對外舉辦的活動亦時有所聞，大學生之社會參與至此已匯成一大潮流，其所廣伸的觸角不僅在於都市裏貧陋的角落，也伸延至偏遠的海邊與山區。

而我們北醫人呢？徜徉於拇山下的北醫人或許仍偏愛著自得的大學生活，對於社會的參與顯得興味乏然。大一、大二的輕鬆與大三、大四時的忙碌，產生了大一、大二儘量玩樂，大三、大四杜絕所有玩樂的現象；而年級更高時又少有利用課餘時間參與社會服務工作的興緻，此時的目標大都在於未來的前途，眼光放在將來從事醫療工作時的真正學以致用的貢獻於社會。這也是醫學院較之其他學院更爲獨特的地方。

醫學生的回響

誠然，醫學生與其他學院的學生更有其獨特之處，仍然能夠利用在學期間參與服務社會的活動，且其參與的範圍又遠比其他科系的大學生來得廣泛，也更切合社會上的實際需要。以醫療服務方面而言自非醫學生莫屬，而此種醫療服務對醫學生而言，不僅獲得經驗，尚且能使醫學生瞭解到身爲未來醫療人員的社會責任，更藉以培養醫德而成其健全的人格。

在社會的醫療服務方面，除了少數幾位北醫人參與校外團體所組成的醫療服務隊外，樂幼社、綠杏社和針灸社

都會舉辦過類似的活動。目的地的選擇也是擇定於偏遠與較落後的地區，並且加以調查。只是此種活動缺乏長期性的計劃，工作結束則告一段落，這是美中不足之處。事實上，經費之缺乏一直是影響這類工作不能定期舉行的最大緣故；即以綠杏社去年暑假舉辦之醫療服務隊而言，在刊物經費日益拮据之際撥出部分經費來，使得這項活動得以展開。我們認為在這一方面的社會服務工作，當學生有意願參加時，不論在經費或其他方面，校方應積極地給予協助，而社會方面如衛生署、省（市）衛生局以及各該地方衛生所亦應有所聯繫。

台灣地區的衛生醫療工作，愈落後、偏遠的地區愈難以展開，造成衛生醫療工作處於「無根」的狀態；相反地，愈繁榮的城市則「名醫」群集，車水馬龍。主要的原因甚多，鄉下地區衛生所的醫師待遇甚低是一大因素，此外年青醫師的外流與希冀於較高水準的醫院服務，造成地方衛生所醫師的懸空；而限於編制的關係，以地方衛生所的有限人力要來擔當繁重的醫療工作亦屬不易，但是一般群眾有病，不外求之密醫或者找私人開業醫師治病，鮮有赴衛生所診病者，形成了門可羅雀的景況。基於此故，衛生醫療工作未能深入於每個角落，尤以鄉村地區與山地村落更形嚴重。社區衛生的宣傳以及寄生蟲等的調查工作，若能更有計劃地以醫學生為主，利用其假期，分成若干小隊深入各地區去工作，則以往屬於「點」的醫療服務工作就能突破而成「面」的成效。我們深信，如果醫療服務工作能系統化和組織化，北醫人將會群起而響應。

在今日，外國的多數醫學院，養成一個醫生的訓練重點已轉向於對一般原理與教育目標的認識為主；他們開始在其學術和研究計劃中加入一項新的任務——負責其社區人民的健康需求。這顯示出今日的醫學院由於受到內在及外在力量的影響，開始認清其所擔負的職責遠比以往來得

重。同時，過去給予醫師及所有衛生工作人員以醫院為中心的醫學教育，轉變成以社會為中心的醫學教育。醫學生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更適合於他們未來工作的學習場所，優於過去醫院病房所能提供給他們的。此種轉變的優點在於逐漸啓發醫學生們有關服務社會所應有的動機與態度，並鼓勵其在改進他們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有著終身的興趣。在美國、加拿大、巴西、哥倫比亞、菲律賓、泰國和喀麥隆的醫學院中，都有適當的課程來加強對其社區的廣泛性健康服務。這也許是值得我們考慮學習的，縱然在教育方面受限於教育制度而難於更改，但在為社區提供廣泛性健康服務方面似乎仍有可為。

座落於拇山下的北醫，周圍的區域包括著吳興街、嘉興街以及信義路五段，既不是美侖美奐的高級住宅區，也不是高樓大廈櫛比林立，有的是低矮密集的房子以及狹窄的街道，環境衛生有其不如理想的一面。在我們展開社會醫療服務時，也應注意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此一地區，只要我們能普遍地先予調查，我們就能瞭解此一地區之所需。改善此一地區的環境衛生也等於改善我們所處的環境，而對此地區的居民提供健康性的醫療服務，更使我們能夠和他們融洽地相互關照，也許有朝一日能使拇山下的這一地區成為令人欣羨的「大學城」。走筆至此，深深地期待著多災多難的附設醫院能早日完成，也希望校方能主動推展此項工作。

讓我們秉著「誠樸」的校訓，真正名符其實地參與社會醫療的工作，如果說，北醫人也有十字架，那麼北醫人應該肩負的十字架即在於此。踩出我們有力的回響，無須吶喊，讓我們沉重的回響綿延地振盪下去吧！北醫人。